

管子纂註

十五十六

農和			
第			
共			
庫	文	閣	內
九	一	九	和
函	〇	七	書
二	一	號	類
〇	二	冊	
架	冊	號	

太政官文庫			
和			
書			
門			
		一	〇
		二	九
		〇	七
		八	號
一	一	冊	
二	二	架	
冊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11037
冊數	12 (8)
函號	191 307

經濟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管子卷第十五

明治十二年購求

安井衡

纂註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澹水貌懼水澹澹水誤謀此小事不從

大事不吉不從者不得所欲也懼戰而懼險此謂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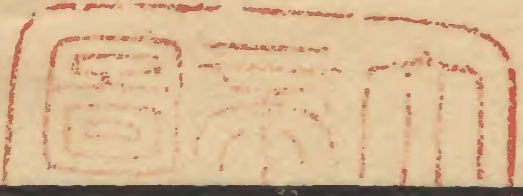
中中此謂迷心分其師衆人既迷芒必其將亡之

道芒疲倦貌恐險有伏分兵以備之其人既迷動靜者

比於死尹知章云比近也用師之道我動而動作者

比於醜起應也醜猶等也我動而敵動信者比於距

者我動而敵勢伸動詘者比於避我動而敵勢屈夫靜



與作時以為主人時以為客貴得度則靜作無常時可

用之時不可則以為客知靜之修居而自利知作之

從每動有功臨戰之時知靜之必當修則安居而自故

曰無為者帝其斯之謂矣我無為矣逆節萌生天地

未形先為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刑此至聖人成

以為文節猶事也越語政作征古者正政征三字通

用此政讀當為征敵國逆事萌生天地未形可征之

兆而先為之征伐其事天因人而禍福之聖人因天

而誅賞之禍福天時不作勿為客天時不作災變勿人

事不起勿為始人事不起怨叛勿慕和其眾以修天

地之從使其眾思慕和親以人先生之天地形之聖

人成之則與天同極諸本形作刑今從古本國語亦

之兆聖人因其所形而成之則與正靜不與動作不

貳素質不留與地同極物也三者皆地德也聖人則

地之故與未得天極則隱於德未得天至極之道則修

已得天極則致其力既已得之則既成其功順守其

從人不能伐順守其從順守人所從之道成功之道

贏縮為寶贏亦當為贏贏盈也贏縮猶進退母亡天

極究數而止亡失也為贏縮之法無失天事若未成

母改其形母失其始靜民觀時待令而起知事未成

形母失其始所為改之失之人將論其謀故曰修陰

安靜其民觀察時勢使之待上令而即起

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由道也修治陰陽之所從而

也當合宜也嬴之縮之因時勢而為合宜之策死之生之因天地之所形見而施之重言之以便文也天

地之形聖人成之凡天地之所形見小取者小利大

取者大利盡行之者有天下小取天地之所形見而

而行之則大利其身盡行之者與故賢者誠信以仁

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其心誠信乃能

也不敢先人也中靜不留裕德無求形於女色其行中

因而應之也物裕優其德無求於他其所處者柔安

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潰作也潰涌也作與

也潰涌也作與

也潰涌也作與

亂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柔節行於不敢而

立於不能守弱節而堅處之不敢不能皆柔之故不

犯天時不亂民功犯天時違時令也東時養人先德

後刑順於天微度人萬物非時不生故堅持時令以

也善於周密者不能見其所為善大明勝大周則

民無大周也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欲大周木

明獨在大周之先可以奮信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

先其威也謂居其首奮信奮起而索而不得求之招搖

之下招搖與道遙同下猶中也索天下而不獸厭走

也招搖與道遙同下猶中也索天下而不

也招搖與道遙同下猶中也索天下而不

管子 卷之十五

而有伏網罟一偃一側不然不得俗本脫上二字偃

詩曰轉輾反側此以網罟譬求天下於道遠之中也

獸疲厭走而後有以設網罟之地為窟穴自伏其中也

然設網有法不下於一側而起中一側獸不入網中故不

得也求天下亦當待其厭亂欲歸明主之時然致之

之術當一文一武以威大文三曾而貴義與德大武

懷之不然天下不至也

三層而偃武與力曾層通三層謂積累至三言車行

義與德大武三層行之而人君得偃武與力也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驚曰刑刑與

相當則人服故不怨驚也

正之服之勝之飾之必嚴其令而民則

之曰政四之指民飾讀如四時之不真如星辰之不

變如宵如晝如陰如陽如日月之明曰法貞咸同差

陽皆謂一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天下親之

曰德不德不以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

同度曰道德恩也道為虛位故無恩怨好惡唯理所

陰謂道刑以弊之政以令之法以過之德以養之道

以明之弊斷也令諸本作命今從刑以弊之母失民

命譯斷刑辟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母徑終猶成也令

其欲也然必明其過之以絕其志意毋使民幸立法

民微幸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德得也身無所得

也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昭明萬民以察其所

條致刑其民庸心以蔽庸用也蔽拂也民致政其民

服信以聽說服用上命也致德其民和平以靜氣和心

之效也致道其民付而不爭付以事役而罪人當名

曰刑出令當時曰政諸本作時當當故不改曰法故

故也合於典故不敢愛民無私曰德會民所聚曰道

少改立法之道也會合也聚謂所同歸湊也合於立常行政能服信乎

服行也此謂人君與上服信以聽其義自別中和慎敬能日新乎日新日

也正衡一靜能守慎乎衡平也一廢私立公能舉人

乎立成臨政官民能後其身乎官民任民以官也後

國也便於能服信政此謂正紀正紀正能服日新此謂

行理能行道理故守慎正名偽詐自止正名正得夫

舉人無私臣德咸道尹知章云無私則不妄能後其

身上佐天子後其身者必

九變第四十四

短語十八

九原作十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

不德其上者不為已之恩於其上也數計也曰大者

有計數以至於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也

親戚墳墓之所在也親戚者田宅富厚足居也變不

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變不然則上之教

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無所往而

管子集注古

卷之十五

五

習俗慈愛之厚，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足專
 故不去也。三變，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五不然則罰
 四變也。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五不然則罰
 嚴而可畏也。六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七不然則有
 深怨於敵人也。尹知章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尹知章
 功厚則祿多，故亦自為戰而不德於君。九變，衡謂有
 厚功，君將重報之，恃之不去也。九者皆計算利害厚
 薄，以決其心。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
 也。諸本德作得，今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豬飼彦
 當作知，小間作求，以外知。衡謂不信之人，謂間謀。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
 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也。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區，小也。區言凡五篇，皆多至論，而明法又有解疑，亦夷吾所著也。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
 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後身佚而天下治。數計數也，小物謂小
 道。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不務
 而馳於虛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
 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
 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
 馳騁，弋獵鐘鼓，竽瑟宮中之樂，無禁圍也。守道之要，
 樂也。竽，三十一寸，黃，長四尺。瑟，二十一寸，五弦，樂也。
 不思不慮，不憂不圖。古本

無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此皆任法之效也。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尹知章云：道謂上法、數、公、正、木道。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困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強，群臣無詐偽，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言使也，事心猶言役心，孟、大、情也。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為埴，埴，黏土也。水和土曰埴。陶，瓦工也。猶金之在鑪，也。鑪，火也。恣冶之所以鑄，也。鑄，火也。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

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法而不變更言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此先聖之所至治也。法蓋戰國間法家之說如此，而夷吾其以一民者也。法不立，仁義禮樂無所施，故曰皆出於法。周書曰：國法為本，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其法則有國者必得禍殃，民不道法，則不祥。道由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更立法，屢變法也。典，主也。楊慎云：此句當仍云不祥，或脫字耳。群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故曰：法者不可恒也。豬飼彥博云：恒，上脫不字，衡謂下文曰：不字，密矣。存亡治亂之所從出，聖君所以為天下大儀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儀，表也。為天下之儀，表故云。木儀，發起也。皆由

起而故曰法古之法也今日之法即太古之法所以不可不恒也世無請

謁任舉之人任保也保其可用而舉之無間識博學辯說之士當

依下文無偉服無奇行皆囊於法以事其主也偉亦奇

色藏之皆已藏於法中不取出其外秦滅學之漸也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

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尹知章云謂

使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

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俗本主故聖君置儀

設法而固守之儀者所以為表準也然故謹梓習士聞識博學

之人不可亂也然句然如此也謹信也梓讀為著齊

音同也音同則義通著明也謹梓習士者信誠明著習熟事務之士也衆彊富貴私勇

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尹知章云離猶違也珍恠

奇物不能惑也惑亂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

動也動作也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聖君之實用也舊

云用法為理國之實實字不可不通蓋原文作實用故尹注之云為理國之實今本俱作實轉寫之訛耳

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謹梓習

士聞識博學之士能以其智亂法惑上衆彊富貴私

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

立相尹知章云鄰國恃權能廢置君之子援立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

剪公財以祿私士附百姓使百姓親凡如是而求法

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聖君則不然卿相不得翦其

私群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辟讀為嬖，嬖，愛幸也。或解為微，辟之，辟，非古義也。卿相不得削取其所以私用之財於公室。聖君亦明其法

而固守之，群臣修通輻輳以事其主，百姓輯睦聽令

道法以從其事君者如輻之輳，轂也。道由也。故曰有

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

法於法者民也法於法以法為法則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

此謂為大治故主有三術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

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萬物之來我

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倍背也。離

政成乎私猶未失威權故得為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為私賞之有所惡

而為私罰之倍其公法損其正心專聽其大臣者危

主也故為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

重惡曰失威臣愛惡之君又從而愛惡之是重也德恩也。威德皆失則主

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

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

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

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

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奪失也說文奪手持佳

中遺落物當作此字今乃用脫為之而用奪為爭殺字。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

柄未位之道也不平不全雖自操法令而人故有為

枉法有為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為干故貴不

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詳見

于下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植謂心能樹立奇革而邪化令

往而民移奇邪之人改惡變善則無有復故聖君失

度量置儀法失當為失形近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

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故令往而民從之堅固

謂不壞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還復令出而

復反之諸本復作後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

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

此五者不禁於身禁戒也是以群臣百姓人挾其私

而幸其主微幸於其主也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彼幸而不

得則怨日產夫日侵而產怨此朱君之所慎也慎順

用此當為允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願臣而

行離法而聽貴臣此所謂貴而威之也適主也不能

望臣下而為之貴臣所言則離法而富人用金玉事

主而來焉來當為求字之誤也納金主離法而聽之

此所謂富而祿之也祿福也以金子賤人以服約卑

敬悲色告愬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賤而事

之也尹知章云服約謂屈服隱約也近者以偏近親

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
 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
 美而淫之也治世則不然至治之世則不然或欲改
之文不不知親踈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
必然也戮人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以法制行之如
 天地之無私也依法誅賞之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
 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句以聽於上趙用賢云上以公
 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以天下為任今
 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
 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尹知章云凡私則不

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群
 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方猶道也各立其群
 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
 幸於上人下以君心為心各上無度量以禁之度量
知長短多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
少謂法也此產矣產生也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
 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群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
 而立私乎故導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非主令
 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
 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

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
之是教妄舉也行也導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
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群臣百姓人慮利害而
以其私心舉錯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二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夫尊
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執勝也諸本執按舊注云但令君執其勝是其本作執今本諱為執耳亦云故明主操必勝之術是以操解執明原本作執矣今從古本言尊君卑臣非計與臣下術也百官識非惠也刑罰必也相親也執勝臣之術也百官論職是也此脫誤耳言百官論辨其所職思以盡其力者非為君有恩也以刑罰必耳故君

臣共道則亂專授則失

共道君行臣道臣行君道也專授專授或柄於臣失亡也

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

出於君而出於臣滅亡之道也出而道留謂之擁

出於君而出於臣出而道留謂之擁

解無求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解之令本根是也令本當

求不上通謂之塞

解無求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解之令本根是也令本當

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此四者從法之

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

淫溢

為惠於法之內也

內猶外皆非中也

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

而外私也

動行也外猶遠也

威不兩錯

錯置政不二門以法

治國則舉錯而已

法舉錯行止也言法所行行之是故

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

韓非作欺有權行之

稱者不可欺以輕重稱量也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八尺曰尋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尹知章云比周於下所以求譽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以毀譽為賞罰官棄法以避就焉故失其治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比周以相為匿是忘主死交以進其譽解匿字句是下有故字是也進其譽進譽已者也故交眾者譽多外内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主不知其為姦也是以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十至私人之門不一

至於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庭謂公庭諸本無其字今從古本解亦作其屬數雖眾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臣屬之數也大臣皆私之非以尊君而任國也此之謂國無入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衰減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俗本誤責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其能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法取則舉之法舍則不舉是使法擇人也法宜賞則賞是使法量功也故能匿而不可蔽敗而不可飾也解作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蓋解合二句以爲一句故刪兩而字補一而字於蔽下孟子引孔子之言曰我則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古人引語多用此法非有異文也但此術匿字耳舊注云苟有材能則法

自舉之不可隱蔽也譽者不能進而誅者不能退也
 是尹本亦無匿字然則君臣之間明別尹知章云謂賢不肖及有明別
 則易治也主雖不身下為而守法為之可也不身自
事但守法使人為之可也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
 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調和也從
調天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
 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
 理重賦斂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急使令屢起徭役也財竭則

不能無侵奪力罷則不能毋墮倪墮惰倪睨皆通睨
情其業而睨視他人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

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
 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豬飼彥博云簡慢也言民失

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不輕犯罪刑今人
 主輕刑政輕政布政寬百姓薄賦斂緩使令俗本緩

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
 過在下負恃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則暴人不勝邪
 亂不止尹知章云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
 傷而威日衰矣故為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

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職百官有

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慤反本而儉力匿邪也，不繁匿法簡而正也，敦

厚，慤，慮也，儉力，儉且勤也。故賞必足以使使役也。威必足以勝然後

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設賞有薄有

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迹行

也，行，今所行之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行

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躁，擾僻偏也，心擾而行偏，非重

賞峻罰不能移也。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非戾

人情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入之所不

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入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

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

民不為用不為上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

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

後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彊劫弱眾暴寡此

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

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

莫大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

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皆務

除害也。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罰諸本作伐，今從古本。罪過不發

尹知章云，有罪過者不發舉也。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淫，貪也。有愛

入之心而實合於傷民輕刑者其心愛人也而此二者不可不察也二者謂致利除害與罪過不發夫盜賊不勝則良民

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治莫貴於

得齊豬飼彥博云齊劑同謂緩急得宜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窳窳

則民失其所葆葆讀為保安也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

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

得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聖

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

民也期於利民而止期於利民而已不暇其餘也故其位齊也不

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位猶立也位齊謂立夫治國之劑留猶滯也夫

君入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能勝臣民然君道立矣君道

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

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入者不可以不

察也體從如四體之從心也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四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

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

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不安也

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

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群書治要引故下有是字古本常貧作必貧

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
 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諸本昔者作昔年今從古本趙本治要亦作者然俱
 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
 農故先王貴之俗本富國譯倒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
 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
 農豬飼彥博云必字下疑脫事字是也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
 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
 以先王知眾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
 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
 五日食尹知章云言取一日之利可供五日之食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

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民舍本事而事
 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諸本無下民字今從古本凡農者月不足
 而歲有餘者也俗本月誤用穀物隨時而成當其未成也物皆充足故而上徵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
 之徵矣二月徵絲四月徵穀則民出一一徵矣耕耨者有時
 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豬飼彥博云言兩澤不不足則貧民倍
 夫貸於富者以取備秋糴以五春糴以束是又倍貸也
 凡物十日束不必布帛也秋穀既成上買之故以上以五春穀稍乏乃賣之以十是又倍貸也
 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尹知章云謂上無時之徵也下關市亦曰上之徵者上徵田稅故取備灌其田也府庫之徵四也衡謂備自取之而關市之

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廝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

凡物鬻於市有市租出關有關稅實王兵器羽毛齒角之屬凡可以藏府庫者又皆徵之民也若軍

興就現粟收其什一蓋戰國有此法也采薪曰廝輿將輦者及牽傍之屬此皆不常有合四時則亦當一倍貸

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

粟少而民無積也逃徙者輒刑之不能止也常山之東河汝之

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也四種而五獲張榜云既

刈而根再生苗成穀亦當二獲矣衡謂一種而再獲者稻也吾鄉亦有種成穀者他穀則否故四種而五獲

獲中年畝二石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百步為畝則

二斗六升九合五勺弱比我田所收未能及半而管子謂之五穀之所蕃熟禹域之為瘠土可知矣夫為粟二百石一夫百畝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

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

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交能易作交易其所得之利無由相過也道由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

民所得之利亦均而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勞同則民務農

利均則姦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

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

霸死漸也漸盡也粟盡者不能餘三分一之蓄也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

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歲凶鄰國糴粟

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兵強而地歸之矣粟多則天下

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

管子地員篇第十一

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毆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尹知章云言繫寄生為生不能長久衡謂草木生於樹上曰寄生

言此君雖位於民上不能自有其下猶草木寄生於樹上耳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也諸本作王之本事也今從群書治要所引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治國之道也

管子卷第十五終

管子卷第十五終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管子卷第十六

內業第四十九

內謂心業 學業也

區言五

安井衡

纂詰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

物之精陰陽二氣也推而此下生

五穀上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

陰陽曰鬼神藏

於胸中謂之聖人

藏生於物之精也

於

登於天

果乎

杳乎如入於淵

杳乎深

淖乎如在於海

濡乎

卒乎如在於已

當作山與天淵協韻高峻貌已

端倪然安之

以德迎之以意則忽然在於已也亦曰

詞也海已相韻

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

管子纂詰

卷之十六

一

德胸藏於聖人之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意諸本意張

本意音億與敬守勿失是謂成德德成而智出德所謂

德得相韻也術智萬物果得尹知章云以智安物物皆得宜若

果得不得言物皆得宜今凡心之刑刑讀為形自充自盈

自生自成他物之助此心之形也其所以失之必

以憂樂喜怒欲利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濟成

也心反復於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去上六者勿煩勿

亂和乃自成則安寧折折乎如在於側折提通折折安

事欲其忽忽乎如將不得忽忽不渺渺乎如窮無極

折折爾乎如究探極遠之地也此稽不遠日用其德誓留也

道則心即留在此與我夫道者所以充形也道充塞

不相遠得日用其德也謂之行道者而人不能固固鞏也其往不復其

來不舍道之去不可召而復之謀乎莫聞其音謀牟

借字牟卒乎乃在於心忽然乃在於心潔淨冥冥乎

不見其形嗜欲塞心道乃淫淫乎與我俱生淫淫來

我俱生存在此言道未嘗離身也不見其形不聞其

聲而序其成謂之道序其成從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心靜氣理道乃可止所字句絕

處其心善則安而愛之故心彼道不遠民得以產知尹

靜氣治則道可得而止之也彼道不遠民得以產知尹

章云人得之以生則彼道不離民因以知道不離人

道在人故不遠也故民得因

其所發見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卒乎猶忽然也索求也音素與所韻

眇眇乎其如窮無所如眇眇遠貌窮究通推尋也彼道

之情惡音與聲道喜靜故惡音聲也修心靜音道乃可得猪飼

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內以

道外以正形人之所失以死所以生也事之所失以

敗所以成也故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萬物以

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諸本無故字又分凡道以下屬下節皆非也今從古本凡

物有根莖葉榮然後有所生成今道無之而

能生成萬物其神不可料故命之曰道也

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靜春秋冬夏天之時也正守

止也天有春秋冬夏則不守以止山陵川谷地之

枝也山陵川谷則不平甚矣然此持地之枝喜怒取

予人之謀也喜怒取予則不安靜而其所謀與時枝致安

相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政令從四時而變而所

化是不從物而不移物來則從而應之而能正能靜

然後能定定心在中耳自聰明四枝堅固一定之心

則視而見之聽而聞之可以為精舍如此則可以精

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最精氣道乃生此氣之精

生乃思此氣生思乃知知乃止矣乃思乃知於道知乃

矣凡心之形過知失生過知多知也多知役一物能

管子集注 卷之十六

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專一於物能化惡為善
禍為福謂之智心術下之物化不易氣變不易智即
神也既能變化而我之惟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
氣智不為彼所移易也執一不失能君萬物能為萬物之君君子使物不為
物使得一之理使物而不為物使也治心在於中治
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然則天下治矣謂腹自中而
口而加於人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
之謂也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形不正行不
謂德不來舍中謂心下又言心者所正形攝心術德
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攝整也淫然來進貌其仁
如天好生其義如地有高

下則其德淫神明之極照乎知神明之極照萬物中
然而自至矣義守不忒物事也萬事中義不以物亂官不以官亂
心是謂中得官謂耳目鼻口詳見于心術中得有神
自在身一往一來莫之能思或有神自在身中或往
之能失之必亂得之必治二之字指神神之得失係
也思也敬除其舍精將自來修除之精將來舍焉精想思
之寧念治之精專一也專一思想精之嚴容畏敬精
將至定敬則精將至定而去得之而勿捨耳目不
淫心無他圖耳自不淫於外物心不圖他正心在中
萬物得度如此則正心在度也道滿天下普在民所

民不能知也。道無所不在，特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

極於地，蟠滿九州。則明於天下，則極於地，旁則委滿。

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致道之法，在於

者心也，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心之中，心乃心

言音然後形。是意，在言前也，事動於意，然後形見於

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亂乃死。治亂有所使，然後始

者，即此心，安之者，彼心之心，中尹知章云：謂心音以先

即藏此心之心也。

心之故，意者形，然後言然，後始言之心，言而後使，然後始

事之始也。

有所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亂乃死。

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亂乃死。

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亂乃死。

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亂乃死。

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亂乃死。

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亂乃死。

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亂乃死。

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亂乃死。

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亂乃死。

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亂乃死。

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亂乃死。

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亂乃死。

自生，其外安榮。精存於中，自能保生。

淵之不涸，四體乃固，泉之不竭，九竅遂通。氣所積聚

地被四海。窮道全壽長，故能知。

全於中，形全於外。無邪蓄，故形全於外。

遇人害，謂之聖人。故人無害，人能正靜。

目聰明，筋信而骨強。從心，能正靜。

乃能戴大圜而履大方，鑑於木清，視於大明。尹知章

天也，大方，地也，大清，道也。

大明，日月也，衡謂鑑，照也。

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

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是謂內得諸本作內德今從古本趙本注

云故內得也則尹本原作得矣尹知章云充謂道也

衡謂上文云道者所以充形尹得之內得者內所得也德是已然而不反此生之忒性如此而不反歸於道是性之差忒也生性通是

凡道必周必密必寬必舒必堅必固道兼此守善勿

舍逐淫澤薄澤釋通守善不捨逐淫澤薄既知其極反於道

德既知守善逐淫德之極乃反居於道全心中不可蔽匿和於形容

見於膚色以物雜物曰和猶雜也和於形容者全

而榮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

之聲疾於雷鼓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心術

戈心氣作金心形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懲過氣

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氣體之充也意情

慮謂之心氣意之動於氣者也用思慮淺而亦得

其宜故天下服心意起於心者也用思慮深而一

定不移故搏氣如神萬物備存搏謂結聚則其本

搏讀如搏黍之搏字是而義非搏古專字能搏乎能

一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搏一其氣無卜筮而知

見之辭也心術作凶吉能止乎能已乎止已皆不

與一相韻此亦當作凶吉能已乎外求也思之思之又

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

氣之極也仲尼曰我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寐以思無

而不思則罔聖人之貴思如此管子四體既正血氣

既靜一意搏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

搏亦誤搏今訂正體正氣靜意

一心專耳目不淫於物修身之事備矣故雖至遠之事知之如在目前也

思索生知慢易

生憂暴傲生怨憂鬱生疾

索求也慢侮也疾困乃死

困疾甚也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

薄迫也內困於疾不蚤為

圖生將巽舍

巽讓舍居也早不為改圖

食莫若無飽

思莫若勿致節適之齊彼將自至

食飽思致皆致疾之道也節適合宜

也上勸思之此戒致思者其意非相反也蓋至難之事而急思索之不唯不通或生憂鬱之疾故節適其

思令合分劑則所思之事將自來至思索之法固當如此也凡人之生也天出其

精地出其形

地出其精故魂氣歸地合此以為人精

與形以和乃生不和不生

不和者乃生察和之道其

精不見其徵不醜

精當作情尹注下文平正擅胸云

字類指醜字則其所據之本亦作情今本形聲相涉而誤醜衆也平正擅胸論治在

心此以長壽

和之情不可見其徵驗又論治之在心則

二者自和忿怒之失度乃為之圖

忿怒過度必致疾

節其五欲去其二凶

五欲五官之欲不喜不怒平正

擅胸

此即改圖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

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

詩怨而不怒疏通去

憂莫若樂

樂主和樂節樂莫若禮

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

能不歸於所受天之性於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

藏大攝骨枯而血返充猶飽也攝猶儉也大飽則傷

腑也太少則骨無潤澤而血凝洩也充攝之間此謂和成充攝之間此謂和成

謂和精與形之道成也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尹知章云精智

飢飽之失度乃為之圖飽則疾動疾急也所消其食飢則廣

思廣思道理不專於求食則過失自少老則長慮老飢類也故帶說之

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四末四支之末飢不廣思飽而不

廢既飽而不廢求食之念則其害有老不長慮困乃

邀竭既老不長慮以鍊其氣速竭太心而敢寬氣而廣其

形安而不移能守一而棄萬苛見利不誘見害不懼

心浩大而果敢氣寬舒而廣博則其形安靜而不動能守一道而棄諸煩苛之事見利害不少動其心

也移苛懼古音相協寬恕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

雲古作云後乃加雨為雲此雲始當為云云運也後人誤為雲雨之雲因亦加雨耳言性寬怒而好仁獨

樂其身不求於外是能運動其氣其意之流行似天不凝滯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其

勸尹知章云勸則憂則失紀怒則失端紀理之也憂

悲喜怒道乃無處於道不捨愛慾靜之遇亂正之靜息

讀為偶不正謂之偶淮南原道訓云所謂人者偶也遇

知故曲巧偽詐所以俛仰於世而與人交者書般誥

暫遇姦究王引之詐邪亂逆之心起則正之勿引勿

推福將自歸愛慾之福而致之勿推禍而去之但息彼

道自來可藉與謀修潔我心彼道自來因與之謀靜

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心靜則得之

而來躁則失

之而逝矣音逝與失相韻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

為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定止也止得道之人理丞

而屯泄理勝理也屯謂積聚也向中無敗向讀為胸

節欲之道萬物不害苟不能節嗜欲萬物不能害也

封禪第五十尹知章云元篇亡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

禘篇一

趙用賢云禘篇以下多非管子書語意甚不類禘謂經言之外率非管子所著承其學者取管子語以成篇雖有絕駁之異要皆有所本焉故不敢自殊也至禘篇則顯取承其學者之所著附之管子故名雜篇耳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封積土為壇也禪禘也除地而

祭曰禘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

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梁父山名在兗州泗水縣北八十里昔無懷氏封

泰山禪云云尹知章云云虞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

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炎帝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即炎帝

禪云云帝嚳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堯封泰山禪云云舜

泰山禪云云禹禹封泰山禪會稽會稽在揚州山陰湯封泰山

禪云云周成王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尹知章云山名在博

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

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縣車上卑耳之山尹知章云將上

山、纏東其馬、縣鉤其車也、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

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

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鄩

上之黍北里之禾陳設以不可得之事也、蘓林云、鄩

武改高邑曰鄩、姚氏云屬常山、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

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尹知章云、各有二目、西海

致比翼之鳥尹知章云、各有二翼、然後物有不召

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

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

桓公乃止

小問第五十一

禘篇二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

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明責賤之分則

各任其職、則公曰請問富國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

動於時則國必富矣力勤也、勤地、盡地利也、必公又

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以利天下奚為而可管子對

曰誅暴禁非尹知章云、存亡繼絕而赦無罪尹知章

仁也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

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數、計也、凡言數

者、計算成敗、利

害得失輕重之屬攻取則多算勝少算取而後能誅

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桓公既陳其

與數而問之故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

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

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

矣公曰然則取之若何豬飼彦博云取之管子對曰

假而禮之庸引作嘉樂嘉尚之也厚而勿欺則天

下之士至矣待之意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管子對

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為數尹知章云欲致精

故他處直五我酬之六他處直九我酬之十公曰來

衡謂貴酬其價則精材之至不可為數量也

工若何管子對曰三倍不遠千里尹知章云酬三倍他

處則千人不下以千桓公曰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

數矣請問行軍襲邑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

管子對曰用貨察圖尹知章

曰以竒以正而勝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管子對

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為吾不識人將爭

告以其所識則天下公曰守戰遠見有患遠猶預也

預見其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出猶

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不信之人不可恃以夫恃

管子 卷之十一

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
 兵之三閼也。尹知章云苟不死不信則使民必死必
 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
 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
 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固擊固其心使不敢去也田宅爵
 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
 必死而不我欺也。小人之情狃於恩而驚於威故必大其威厲其意然後必死而不欺
 也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
 疾而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慎此四者足以
 治民也。尹知章云疾謂患苦衡謂德恩惠也止以力謂以勢力強制之桓公曰寡人

睹其善也何為其寡也。尹知章云謂四言雖善管仲然以之理國恐其太少管仲
 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
 里四言者該焉何為其寡也。尹知章云該備也謂四言足以備千里之化不
 為夫牧民不知其疾則民疾。民憎不憂以德則民多
 怨懼之以罪則民多詐。詐以止之以力往者不反來
 者執距。執距者不復反其來者則猛拒上令也故聖王之
 牧民也不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
 之。將不得已當如子所言又管仲對曰質信極忠嚴以
 有禮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質猶體也四者信忠嚴禮也桓公曰
 請聞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

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

豬飼彥博云澤釋同舍也鄭詩云彼其之子舍命不渝衡謂云語曰則別有其文非鄭詩也或語當作詩

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四句皆覆上堅中外正嚴

也質信以讓禮也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對曰

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飄風暴雨

不為不害涸旱不為民患百川道道通也年穀熟糴貸

賤貸賤出也禽獸與人聚食民食言粒米也民不疾疫和氣

故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廩

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豬飼彥博云歲當作藏衡謂禁藪澤蕃育其物以備凶年

也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淫敬之使之敬也振救淫邪也

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為民害俗本誤患涸旱為民患

年穀不熟歲饑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

牧民者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

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罷疲也其收之也不奪

民財和糴而藏之其施之也不失有德施之有道故不失有恩惠富上

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

今吾有欲王其可乎有又也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

問焉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

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

者其君豐其臣教也豐才德多大也今君之臣豐公遵遁舊注以公為桓公然春秋戰國之時倍臣稱木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夫君之外未有稱其君曰公者蓋公廷也謂進在朝廷時遁巡也猶言退言今君之臣才德多大然朝廷公頭之地猶能遵道既退則舉錯繆妄然君之才德又遠遜於二三子勉而不忘遂亦徐行而進於王道耳言此以諭其不能王也賓胥無才德在管鮑之下無嫌於言桓公不若臣故敢以此答之管召鮑鮑意在此公曰昔者大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

桓公曰吾欲勝民為之奈何管仲對曰此非人君之言也人君當以惠民為言勝則不可勝民為易夫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數省而嚴誅若此則民勝矣尹知章云謂疏錄獄囚謁告有罪者則償之數省有過嚴其誅罰衡謂有司疏獄而已有罪則人皆得告之非有司也故酬之以物償酬也雖然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禍亟及於身官公猶也雖能不久則人持莫之弑也危哉君之國岷乎則猶而也岷岷通危貌言雖能勝民然不久而人將劫持之即莫之弑也亦危哉君之國岷岷乎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為圉人矣傳馬棧最難棧馬所立木也傳謂編次之

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俗本衍則字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也，定安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建必有

然後能有廢之，必有利害之，然後能有害之。
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釁，血祭也。塞，報祭也。祝鳧已疵，獻胙。鳧，已疵，祝姓。胙，祭肉也。祝曰：除君苛疾，與若之多虛而少實。刺

草也，苛，病者，蓋皮膚微痛，如為疥所刺也。小稱亦曰逐堂巫，而苛病起，蓋桓公有此病也。冢，田虎云：若當是也。桓公不說，瞋目而視，祝鳧已疵。諸本瞋作瞋，祝

鳧已疵，受酒而祭之，曰：又與君之若賢。諸本受作授，今從古本。時有司酌酒與之，祝受而祭之也。曰：已下亦祝詞。桓公與上相接，故曰：又與也。若賢者，似賢而不賢也。

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仲。尹知章云：管仲於是知復猶告也。管仲於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諸本於作以，今從古本。趙本：祝小官耳，欲怒而誅之，而先以告管仲。

是有改過遷善之心，故知其可霸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駁馬而滄桓，迎日而馳乎？尹知章云：滄，古盤字，衡謂駁當為駁。

馬色不純也俗多作駮駮獸名下文所說是公曰然也盤桓不進貌以文意推之此乘似謂騎

管仲對曰此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

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

辱其君顏色不變臣使官無滿其禮三強其使者爭

之以死禮三辱其君而顏色不變不忠也使有司減其

重莒君小人也君勿救尹知章云其使不賢桓公果

不救而莒亡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放春者當春放浪自適也桓公曰何物可

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

城外有兵刃粟五穀總名內甲謂皮中謂鞣凡穀穗刃謂芒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君子之德

乎粟屬也言為臣屬也管仲曰苗始其少也朏朏乎何其孺子

也尹知章云朏朏柔順貌衡謂凡古書單稱苗者皆謂梁苗至其壯也莊莊乎何

其士也莊莊盛貌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由讀

危故命之曰禾凡穀在稟曰禾而主梁此謂梁此其禾和也得之則安不得則

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闌然止矐然視

貌尹知章云闌然矐然貌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管子卷之十一 十五

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
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
衣走馬前疾冠戴冠也祛裏也右祛衣右挾其裳也走馬前疾疾走於桓公馬前也事
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
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
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音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贊也導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
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
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立下車立地也聖無所不通也抵觸也仲父聖而待

之輕是觸罪也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
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古本此下有育育乎

三字浩浩水貌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

婢子羞食見管仲不食怪而問之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

公其母少少母賤賤昔者吳于戰春秋書越曰於此書亦或作于越

于蓋謂越也舊注于江邊地則其本作干音竿轉寫之譌耳未亂不得入軍門尹

章云亂也國子擿其齒遂入為于國多國子謂游倅擿

國子未亂者自擿其齒而去之遂入百里傒秦國之

軍門為越國戰功之最軍功曰多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

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卒二十一年秦穆公始立管子曰然公使我

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

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

欲室乎室家居室也而女也人之居室猶魚之居水故取以興也又言已未有居室女召我將安

居之也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

桓公怒疑仲泄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

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

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

是邪夫日謂與管仲謀之日執席食作拓杵於是乃

令之復役毋復相代毋復當作毋得公欲得執少焉

東郭郵至桓公令儻者延而上從後也俗本上誤止與

之分級而上分階以客禮待之問焉曰子言伐莒者

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

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

人善意臣意之也尹知章云善桓公曰子奚以意之

東郭郵云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

者縗經之色也淵然靜溲然豐滿而手足拇動者兵

甲之色也溲當為溲然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

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豬飼彥博云呂氏春秋說苑並無二字莒字開口呼

之故知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

者唯莒句於是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

此之謂矣尹知章云言以形也子其坐寡人與子同

之尹知章云同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鍾公以告管

仲曰君子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

聞取人以人者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聽人言

其臣其舉不足

管子卷第十六終

